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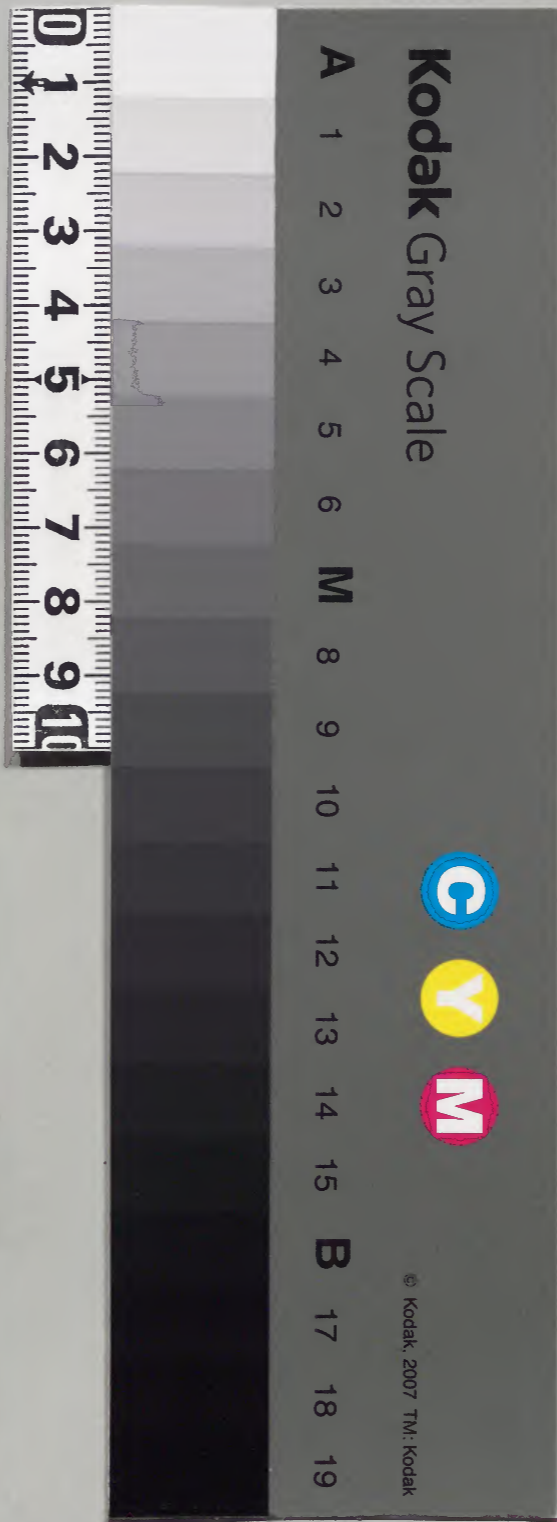
讀書錄

三之五



庫	文	閣	內
九	六	〇	漢
二	三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22	
冊數	8 ( 2 )		
函號	299	86	



讀書錄卷之三

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靜也。

天地之終，翕寂之餘，太極動而生陽，而天復開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而地復成。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不命流行無窮，而萬物生生不息焉。其天地翕寂之前，如是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是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是之天命流行化生萬物者，蓋不可勝窮也。斯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歟。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淺草文庫

程子性即理也。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為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息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

極別為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嘗離乎陰陽也若誤認陰陽外別有一物為太極則非矣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泰之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歟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  
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  
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  
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  
始分則理乘是氣之動而具于天之中靜而生陰  
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于地之中分天  
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蓋無須  
更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孔子曰易有

太極其此之謂與

程子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蓋造化之翕聚所以為  
發散發散所以為翕聚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是所謂竊弄闔闢者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  
者其心泰然而樂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矣  
無極而太極本然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極生陰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者氣質之性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此理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入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有理也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五根之義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太極之中無所不有所謂畫前之易也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况取舍之間乎

一陽在上下五陰之間張子所謂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觀豫卦之象亦可見矣觀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則物之一本可知矣

言金卷三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漢光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執然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理氣在天地為公共之物一麗於形則萬殊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生之理仁也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蓋仁

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

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  
可即用以窺體有一毫悖害之心即非仁矣  
一氣流行一本也着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  
也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地中之水即天所生也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為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  
之氣為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  
之流行鬱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包地外

地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鬱積流通於  
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太丈夫心事當如青夫白且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  
戰國縱橫之徒唯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  
盡矣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  
從矣  
自古未有逆民心而得天下者幸而得之亦不過數  
傳耳

其人  
作人  
恐是

欲以<sub>スル</sub>虛假之善蓋<sub>シ</sub>真實之惡人其可欺天其可欺乎  
陰多<sub>ク</sub>而陽少<sub>ク</sub>小人多<sub>ク</sub>而君子少<sub>ク</sub>鷹隼多<sub>ク</sub>而鳳凰少<sub>ク</sub>豺  
虎多<sub>ク</sub>而麒麟少<sub>ク</sub>荆棘多<sub>ク</sub>而芝蘭少<sub>ク</sub>砥礪多<sub>ク</sub>而良玉  
少<sub>ク</sub>其理一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決レ小  
人之道怒見<sub>ル</sub>于面必有凶惟後容和柔以決之則  
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sub>ス</sub>其人也夫  
人性凌<sub>ラ</sub>下者不可蓋<sub>フ</sub>也求蓋<sub>ス</sub>其人抑下滋<sub>ル</sub>其故聖  
人貴讓此乃名言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sub>フ</sub>之是以觀察<sub>シ</sub>而  
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sub>ス</sub>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存<sub>レ</sub>體而足不步<sub>レ</sub>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sub>レ</sub>久此亦名言  
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夫圖見之  
一陽復而為<sub>レ</sub>之喜一陰生而為<sub>レ</sub>之戒聖人扶陽抑陰  
之意至矣  
觀復始則知君子小人盛衰之理矣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sub>ス</sub>人  
虛心接<sub>レ</sub>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物  
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讀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  
克己私之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須有容乃大吉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揜瑕  
有容之謂也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戒人參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行有不得皆當反求諸己  
不愧於天不愧於人不愧於心斯道近矣不愧於心  
其本乎  
君子之志固非常人所識也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窈窕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可以形容物各付  
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  
唐詩皆不及

此氣象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三才分殊而理一也

欲動情勝氣一之動志也  
係戀之私恩蓄臣妾吉此待小人女子之道也  
待左右當嚴而惠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孟子昔君皆先正其心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者揚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與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太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爭為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况其餘乎獨唐

自孟以下一本為別條恐是

之韓子不顧佞咲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  
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  
辯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觀黑  
白雖未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  
金而不得淆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混以魚目彼雖  
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  
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  
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斯頃省察不至則妄念叢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迷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  
過也

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  
人只為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為形體所拘則內外  
合一而不勝其大矣  
斯頃心有不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  
則見道不可離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  
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  
理見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人所共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其所。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己與个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

往時以下一本為別條恐是

者救於有己之私也。疑之最有方，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為之動矣。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輕當猛之以重，急當猛之以緩，褊當猛之以寬，躁當猛之以靜，暴當猛之以和，粗當猛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猛之，久則氣質變矣。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踈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變化下  
一本有  
道平  
經矣  
五字

使民始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  
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常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一念不謹即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  
虛語哉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事則行一事  
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

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  
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  
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學者太患在行不著背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  
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  
賢之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  
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於窮理而不

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方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寐專一則發育萬物有方人心寧靜專一則

窮理作事有方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

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一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

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一事而

實則一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  
要可知矣

天理流行賦予人物之機無須使之止息茲所謂命

也歟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

者未可輕議也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

之事則難

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

一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悞失措者多矣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  
 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  
 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  
 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可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  
 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  
 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  
 得而窺也後學因見朱子無論其得失而不知此  
 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

謂不知量也甚矣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  
 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高之又孰  
 知个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  
 禹下又孰敢排孟氏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  
 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  
 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  
 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  
 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

見論問  
一有甚字  
此恐脫

論以一其志吾見論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  
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  
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  
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  
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  
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  
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寡厚皆過于人但生於學  
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

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性理自宋道學諸君子反覆辯論發揮蘊奧之後聚  
然如星日麗天而異學曲說真如區區之燭火自  
不得亂其明也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  
人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騫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  
耳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群陰長而陽道消太易之深戒也



去敵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夫  
只一理而改頭換面做出無窮物事神矣哉  
萬古不易者理而已

氣無窮理亦無窮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  
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  
慮也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機皆由微以至著聖人謹其  
微故不至於著眾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

深慮  
作慮  
恐是

上蔡有二視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杜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為深慮故立法周且  
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器用當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  
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  
盡也能推其所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服一作伏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又其於心於物。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以言乎遠則不禦。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稟賦各定。制服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盡之為至也。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孰者化矣。

因一事不快于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為學脩省之至要也。

周公曰。勿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我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

于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以耽樂終則下以  
耽樂從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  
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  
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故不屬處謹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為所累矣

木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高之陋亦甚  
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  
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  
則小人無所聞以鼓其怒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治小人向它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

自小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

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法者天討也以心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咲不可輕假

人

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太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

即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

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

來矣

心無須更開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

則彼勝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

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中夜坐思曰天賦之初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  
是恃天也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知木事小事皆已分之當然則自不有其功矣  
德如堯舜學如孔子皆已分之當為與人一毫無與  
以賢智誇人者皆不能究其本也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  
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  
棄絕之不可也執已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  
病而已

古人叙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  
大川為一書之綱次冀州以平畿為九州之首次  
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  
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  
法祗合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  
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  
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  
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  
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

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

神而明之存乎人人能弘道也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

皆指此理而言

班固外戚贊曰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

貴而不以功此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余謂豈獨

女寵為然哉小人無大功德而竊高位厚祿亦若

此而已矣

太象辭皆以理言

天之道元亨利貞民之故仁義禮智

程子之易主孔子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

時以立名耳

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周之

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

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於元龜周敢

知吉篲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太卜掌

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是觀之則

周已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

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名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

朕志先  
定一作  
宮曰惟  
先

下  
不

讀書錄卷三

三

朱子以下一本為別條

傳今所傳者唯周湯至孔子則作彖傳卦象  
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  
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傳注下筮文王周公  
之易則皆發明伏羲之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  
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下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  
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下筮之意於千古之  
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也朱子之易注卻  
子啓蒙可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  
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性是本來固有之理惟存之又存則道義由是而出  
矣  
行浮於言行七分言二分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  
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不  
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

歡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不悅其美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  
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  
正道也情出於私則一杜之私心而心之私也  
只念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在己者只當務實若能動入否則在彼耳我何  
計容心其間哉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  
之高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  
惡以忝先人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處事詳審安重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  
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  
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  
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  
一于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  
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



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  
當為耳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  
擾而遷易也  
開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開邪不密則外慮  
侵  
事實斷制撒脫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其中而足  
法者天討也翫法所以翫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  
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  
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  
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  
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  
感自內出應由外來

除符經曰萬化定其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其旨一也  
至宋儒而道術一  
漢儒識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  
而道術定于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于漢  
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于易其有  
功于易學大矣  
易先夫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  
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于此朱子詩曰六

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易之本原至邵子而復明  
行第十步心在第十步上行第十步心在第十步上  
二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十步而心  
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十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  
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十字  
心在第十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事一便  
是故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  
一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象由卦生德以象立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  
明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與四時合其序也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心細密則見道心寬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益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  
汎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歆行之無疑耳

為學大抵就己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歆全其固有之  
天理耳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入之生也偶  
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為賢知其氣之昏濁駁  
雜者為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  
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  
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其本氣可謂謬愆之論矣  
體認之法須于身心之所存所感者要識其孰為中  
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

其知  
之一  
真恐  
是

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教  
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  
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  
行如何為博文約禮于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  
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  
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有人為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  
講所學者實未知為何物也  
天理如入天理之名如人之有名既識人之名須親  
見人之貌方為真識其人既知理之名須莫知理

鳥為間  
一有得  
字恐是

之實方為真知其理徒知理之名而不知理之實  
猶徒識人之名而未嘗親見其人之貌又鳥為真  
知真識哉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  
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  
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  
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無限量無欠缺無間斷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

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竟不得而名也

淵淵乎天源之莫測浩浩乎天流之無窮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為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

物本體何曾減一毫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常日役役于物忽有一念之善生即夫子所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于為善忽有一念之

懈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只是顏子之心深契聖人之言故每聞

每新忻悅不已而行之覺覺怠倦若心與言不相

契則每聞每厭矣尚安能忻悅不已而幾之所行

哉

理氣間不容髮如何分孰為先孰為後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防小人密于自備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非實理則月易而歲不

同矣

太極只是箇性字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今之學者有開口即論太極者不知果識否不然吾恐徒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也

程子親受太極圖于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

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

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一理涵萬物萬物分一理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

無絲毫之減損也

萬物一年生一番是得一年之氣萬物雖銷落泯滅

無餘而氣之滾滾日新者自無窮已而所以無窮

已者豈非太極為之體與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舜命棄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稟陶明刑治教

斯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卷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萬物自微以至著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岳一作嶽  
下同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雲厚則雨甚雲薄則雨少  
欲問極功何所秘玄天幽默本無言  
不識理為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言  
孰為始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為終終之前復為  
始始不可知其孰為終孰為始蓋必有能始能終  
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  
海其大乎曰非也岳其大乎曰非也地其大乎曰非  
也然則孰為大曰天為大海者天氣之流萃岳者  
天氣之流峙地者天氣之流結是皆天之所為也

天之所為者若有方矣而其所為者則本無方  
也以其無方則天之大小亦宜乎  
駸駸而明者日之為乎曰日特陽之下物耳非能為  
明也駸駸而暗者月之為乎曰月亦陰之下物耳  
非能為暗也然則明暗孰為之哉曰氣機一動而  
群陽闢晝之明從焉氣機一靜而群陰翕夜之暗  
隨之動靜翕闢皆機之所為而實未嘗有為也是  
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焉爾  
氣有形理無迹氣載理理乘氣二者渾渾乎無毫忽  
之間也

論語集注卷三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易所謂富有日  
新其是之謂與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  
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  
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為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為是  
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  
而後信也心深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于吾身吾  
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為是百體之宜則不可  
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為之主則百體皆失其

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  
理一也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為學亦必以階小學太學  
古為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  
室者寥寥而迷惑顛躓于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  
卒亦何所至邪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  
此而賢循此而聖是在人焉耳舍是而階於他吾  
不知其所至矣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瀛渤  
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也夫何故以其味之

也



蓋不明  
一有石室

澹也キラ。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久也哉。而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欲人同其惡。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萬物定于一，萬事定于一，萬古定于一。如耳、目、口、鼻、手、足之理，各具之太極也。一心之理，統

體一太極也

讀書錄卷之三



而窮也盡也至也則略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  
 察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  
 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吾北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  
 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朱子遣子後學欲其不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  
 泰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泰爾  
 兩生乎  
 仁則一不仁則殊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仁道之大無能禦  
 仁推之千萬億物無不通  
 生意無窮偶于李核可見如李核種之即成一株  
 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  
 李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

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  
理蓋不可勝窮也行道之大于此亦可見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曾點言志只是箇仁字  
滿招損謙受益即謙卦虧盈益謙之意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一釐之私  
漢唐歷代治天下純是私欲之私帶夢子天理於  
其間  
開眼六十四卦皆見于天地之間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合之  
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  
可以言求即子所謂須信畫前元有易是也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道只在動靜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已知如未知見能如未能則有進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在應之不錯若事未至  
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  
錯承則當  
不敢有邪心漸近于誠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為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為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為口耳之陋矣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栗間而入矣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天地自然之文物物皆具如花木文縷綵色之類皆是也

一本無  
用字  
下同

讀書錄卷四

威明共濟貴族以水火斧山交互為體用法貴乎  
明慎並用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  
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  
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不  
欲同行異情也  
子夫繫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着  
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  
紐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你為之思故人見  
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  
之自然不難矣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聖賢之迹固當考而已之所行者又當隨時揆之以  
理而不泥其事之同如禹稷顏回迹雖不同而道  
則同也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脈絡條理也循其脈絡

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  
險阻不勝其難也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入只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  
通之火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

作八

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于上天之  
公孟子所謂天更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  
哉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為湯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湯之不幸天下之幸也  
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為是陰陽之變  
者太極也

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離  
陰陽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

讀書錄

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不魯外陰陽而言道也  
 一分而為二一即在二中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  
 分而為四一即在四中而二之一則未嘗少也四  
 分為八一即在八中而四之一又未嘗減也以至  
 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  
 十四一則隨所分而無不在而其分之至則自  
 若也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  
 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  
 殊也六十四根於三十二三十二根於十六十六  
 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者理之一

也理之一各貫于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統于理一  
 之內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無所不包  
 實未嘗不合也理之一若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  
 各有條理實未嘗不分也分而合合而分斯所謂  
 一以貫之者歟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  
 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陽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二物也伸極而屈者  
 神之鬼屈極而伸者鬼之神一物也二而一一而



二知道者默而觀之  
 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涼生日生月  
 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  
 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益不可勝窮也  
 而皆本于一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其太極  
 乘氣機而屈伸乎  
 英氣甚害事渾渾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偏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萬物之形著者其始也甚微  
 河圖虛其中以為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由是以  
 生即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也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著者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  
 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  
 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精粗本末無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  
 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

而為異端。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脩有序，直是要求實理。實理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則在曲折細微，理無不貫。讀書當着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始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文字言語所纏繞矣。因閑畫伏羲八卦小圓圖貼於壁上，觀之覺有流動

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繞言象，便非真，因象以識其真，則在人焉耳。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

三之間  
一有大  
下二字

知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  
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剋  
核之甚也

老子道德經帝無欲以觀其妙應上文無名天地之  
始常有欲以觀其徵應上文有名萬物之母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於學者之  
身心愈讀愈有味

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  
地之化育默契為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  
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  
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天理  
在入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  
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  
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  
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一是以人不能知  
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言其實無  
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夫子莫我知也之嘆蓋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為聖  
人但雷同知其名而已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也知聖人所以為聖人如愚之類一唯之曾子  
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  
乎然于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領夫子之嘆若後  
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  
及綏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  
小人卦治天下之本倫焉  
偶食桃梅桃樹接梅枝結實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  
子曰天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為學為善皆貴  
乎熟不獨仁也苟為不熟烏得其味之美哉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融秋  
以下  
本為  
別條  
恐是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君子熟於公正小人熟於私邪  
理象數辭易備焉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是天也  
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理氣象數之外無餘物  
大小道理吾心悅而不能言舉此以告人人其信  
之乎吾其誰告之  
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深大也融釋與道為一  
元來學不可有為有為即人欲而非天理矣

觀<sub>二</sub>天<sub>一</sub>之道皆公<sub>二</sub>而自然不<sub>レ</sub>為<sub>レ</sub>何<sub>一</sub>而春<sub>レ</sub>夏<sub>レ</sub>生<sub>レ</sub>物<sub>一</sub>不<sub>レ</sub>為<sub>レ</sub>何<sub>一</sub>  
而秋<sub>レ</sub>冬<sub>レ</sub>成<sub>レ</sub>物<sub>一</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道亦公<sub>二</sub>而自然不<sub>レ</sub>為<sub>レ</sub>何<sub>一</sub>而行<sub>レ</sub>仁  
義不<sub>レ</sub>為<sub>レ</sub>何<sub>一</sub>而行<sub>レ</sub>禮<sub>レ</sub>智<sub>レ</sub>若<sub>レ</sub>有<sub>レ</sub>為<sub>レ</sub>而行<sub>レ</sub>即私<sub>二</sub>而不公<sub>一</sub>矣  
讀<sub>レ</sub>成<sub>レ</sub>有<sub>レ</sub>一<sub>レ</sub>德<sub>レ</sub>之<sub>レ</sub>書<sub>一</sub>則知<sub>レ</sub>伊<sub>レ</sub>尹<sub>レ</sub>之<sub>レ</sub>學<sub>一</sub>極<sub>レ</sub>其<sub>レ</sub>精<sub>レ</sub>密<sub>一</sub>成<sub>レ</sub>湯<sub>一</sub>以  
元<sub>レ</sub>聖<sub>一</sub>稱<sub>レ</sub>之<sub>レ</sub>有<sub>レ</sub>自<sub>レ</sub>矣<sub>一</sub>夫

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真所謂灑灑者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讀書必專精不<sub>レ</sub>一<sub>レ</sub>方<sub>一</sub>見<sub>レ</sub>義<sub>レ</sub>理<sub>一</sub>有<sub>レ</sub>一<sub>レ</sub>念<sub>レ</sub>之<sub>レ</sub>雜<sub>一</sub>即隔<sub>レ</sub>一<sub>レ</sub>重<sub>一</sub>

矣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sub>レ</sub>數<sub>レ</sub>學<sub>一</sub>半<sub>レ</sub>念<sub>レ</sub>終<sub>レ</sub>始<sub>一</sub>典<sub>一</sub>于<sub>レ</sub>學<sub>一</sub>厥<sub>レ</sub>德<sub>レ</sub>脩<sub>レ</sub>罔<sub>レ</sub>覺<sub>レ</sub>遜<sub>一</sub>  
志<sub>一</sub>時<sub>レ</sub>敏<sub>レ</sub>允<sub>レ</sub>懷<sub>一</sub>終<sub>レ</sub>始<sub>一</sub>典<sub>一</sub>學<sub>一</sub>皆<sub>レ</sub>為<sub>レ</sub>學<sub>一</sub>之<sub>レ</sub>功<sub>一</sub>乃<sub>レ</sub>來<sub>レ</sub>道<sub>一</sub>積<sub>レ</sub>于<sub>レ</sub>  
厥<sub>レ</sub>躬<sub>一</sub>厥<sub>レ</sub>德<sub>レ</sub>脩<sub>レ</sub>罔<sub>レ</sub>覺<sub>一</sub>皆<sub>レ</sub>為<sub>レ</sub>學<sub>一</sub>之<sub>レ</sub>效<sub>一</sub>

說命曰人求<sub>レ</sub>多<sub>レ</sub>聞<sub>一</sub>時<sub>レ</sub>惟<sub>レ</sub>建<sub>レ</sub>事<sub>一</sub>下文即繼<sub>レ</sub>之<sub>レ</sub>曰<sub>レ</sub>學<sub>一</sub>于<sub>レ</sub>古<sub>一</sub>  
訓<sub>一</sub>乃<sub>レ</sub>有<sub>レ</sub>獲<sub>レ</sub>事<sub>一</sub>不<sub>レ</sub>師<sub>レ</sub>古<sub>一</sub>以<sub>レ</sub>克<sub>レ</sub>永<sub>レ</sub>也<sub>一</sub>匪<sub>レ</sub>說<sub>レ</sub>攸<sub>レ</sub>聞<sub>一</sub>蓋<sub>レ</sub>學<sub>一</sub>古<sub>一</sub>  
訓<sub>一</sub>即<sub>レ</sub>所<sub>レ</sub>謂<sub>レ</sub>求<sub>レ</sub>多<sub>レ</sub>聞<sub>一</sub>事<sub>一</sub>不<sub>レ</sub>師<sub>レ</sub>古<sub>一</sub>之<sub>レ</sub>事<sub>一</sub>即<sub>レ</sub>時<sub>レ</sub>惟<sub>レ</sub>建<sub>レ</sub>事<sub>一</sub>之<sub>レ</sub>  
事<sub>一</sub>非<sub>レ</sub>有<sub>レ</sub>二<sub>一</sub>也<sub>一</sub>求<sub>レ</sub>多<sub>レ</sub>聞<sub>一</sub>猶<sub>レ</sub>易<sub>レ</sub>曰<sub>レ</sub>多<sub>レ</sub>識<sub>一</sub>前<sub>レ</sub>言<sub>レ</sub>往<sub>レ</sub>行<sub>一</sub>以<sub>レ</sub>畜<sub>レ</sub>  
其<sub>レ</sub>德<sub>一</sub>耳<sub>一</sub>心<sub>レ</sub>謂<sub>レ</sub>資<sub>レ</sub>之<sub>レ</sub>人<sub>一</sub>可<sub>レ</sub>乎<sub>一</sub>  
既<sub>レ</sub>乃<sub>レ</sub>遜<sub>レ</sub>於<sub>レ</sub>荒<sub>レ</sub>野<sub>一</sub>豈<sub>レ</sub>厥<sub>レ</sub>終<sub>レ</sub>罔<sub>レ</sub>顯<sub>一</sub>只是<sub>レ</sub>甘<sub>レ</sub>盤<sub>レ</sub>隱<sub>レ</sub>遯<sub>一</sub>不<sub>レ</sub>顯<sub>一</sub>于<sub>レ</sub>  
世<sub>一</sub>耳<sub>一</sub>當<sub>レ</sub>以<sub>レ</sub>未<sub>レ</sub>子<sub>レ</sub>語<sub>一</sub>錄<sub>レ</sub>為<sub>レ</sub>正<sub>一</sub>

義一作我  
做下一有  
得字  
恐是

心下一  
本有  
也字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太事小事只道彖合當如此做做了心才平卒如無事下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無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無所為而為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也有所為而為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謂之仁可乎

如下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無所為而為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為而為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觀師見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干譽者鮮不忽易而欺詒之于此亦可以觀聖人之氣象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後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于數千載之上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于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个事皆具書之易也  
 洪範二十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倫于此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為盛  
 衰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  
 有天下國家者當親君子而遠小人  
 大丈夫以正大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  
 所惑而易其所守

民  
 下  
 字  
 脫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乎理明  
 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汚為賤搖尾  
 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邪正相為勝負久矣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  
 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

言言錄卷四

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  
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只是說性情衆妙之門  
猶道義之門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程子曰予之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

耳不但讀易之法如此他書皆然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于語言而不得其意之

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真若有所得者掩卷則

茫然漫不知所說為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

年也又矣夫其於心之日至下生而心之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為真見真見明則邪見不能

惑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

已惶惶其他

先天圖却觀坤艮坎巽乾兌離震以至復皆前未地

之往順觀自復震離兌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

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極來者推其來而無窮

所謂引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后而不



見其終之難也

占卜古為大事舜欽禪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洪範稽疑專以下筮為主大誥洛誥諸篇九征伐  
定都大事皆歸重于卜以是知占卜古為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  
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  
惟先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  
一歎其應也難矣  
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

只寡  
下本  
為別  
條恐  
是

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雖微細事不可為皆當處置合宜

寡歎者多少勞擾只寡歎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余每呼此心曰平个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  
所為之事合理否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  
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為人孝  
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顏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心不以  
下本  
為別  
條恐  
是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  
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因無窮盡故無方體若有窮盡則有方體矣  
凡卦六爻以初二三四五六為主以所值九六之爻  
為客所謂周流六虛者也  
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奇偶居之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  
迹復之所出也而迹豈復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道哉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

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過惡揚善非剛明者不能故于太有言之內剛外明  
大有也  
人不能直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  
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  
不能止矣  
雷電風雲雨露霜雪之類皆氣聚而有聲有形既散  
則無迹矣神矣夫  
細看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有聚必有散雖散有

大小遲速之不同其散一也  
謹守下學有能上達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不在剛強而無  
決小人當先自脩不可專尚剛強決由告直邑不和  
即戒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法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  
善道也兩序則道之終日不出則萬物出則

取與是乎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必如是者則理之所

為也

只是命當如是便是理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轆起來則皆貫于一諸子

之書非無嘉言但欲下一合轆為一則有不通者

矣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

太默識之可也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

知在先。此則顯於動靜。其理氣不可分先後。只于太極圖可見。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真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于動。動又根于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

◎此圖中，下小圈即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為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為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陰

陽相根。理氣混合。元無間斷。先後。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山之象。一陽剛也。石也。二陰柔也。土也。觀之。山可見。心一收而萬理咸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于手足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  
 有攸定惟敬則能疑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疑  
 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疑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  
 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不敬則心君放逸而  
 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  
 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  
 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  
 三二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  
 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

耳聖人入而能自入者其入於理也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  
 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  
 聚散言也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  
 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鍾水或一盂水水  
 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  
 水盡或一溪水盡或一沼水盡或一盂水盡時各水之  
 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  
 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也又可

復矣。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後人開口論性天道而其理益隱矣。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為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己人者况以科舉為己人之學教

人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近見性與天道誠有不可得而聞者。一部論語聖人所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于性天道僅見于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于此理為何如。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誦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為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

言統之  
言一作  
書

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聖賢之言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

純粹者取即焉可也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

無物有大于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誠知此理有

登太山而小天下之氣象

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後儒纂集雜說語錄附諸經書條下有語同而數處

皆見者幾于曰若稽古三萬言矣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

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

註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

望洋之歎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泛觀小註中諸儒

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

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外慕者皆不知其味也

知理之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無窮也

天地間無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

大極圖右半陰中之陽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乃十

月純坤中之陽也  
理一分殊開眼便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  
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  
矣  
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為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  
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  
鳴之意亦如此  
觸目皆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無全牛也  
要當於有形處默識無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  
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令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  
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太公無我真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  
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  
也  
實當脩其在己名無恤其在外  
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靜思善皆已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纜為善



詰一作詰

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  
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  
去道遠矣  
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  
處看太極在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  
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  
以貫之矣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疾思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林撓  
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  
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念疾于頑孔子曰膏受之翹  
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待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讀書記

卷四

觀大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大極之妙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他人聞聖人之言

便休顧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

實故曰亦足以發

不為耳目鼻舌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大極

乎

如崖石上草木豈有種皆氣化而生也

山下有火黃君子以明庶政勿敢折獄上山下火火

入為山揜明不燭遠故有此象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今物有種之後則

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

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

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

壤暴晒焚燒其上俾草木之遺種根葉皆盡然一

得雨露滋澤風日吹暄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

化而何，又若腐草為螢，朽木為蠹，濕氣生蟲，今氣  
生風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感而氣化消者，  
竊以為不然。曰：夫氣一於中，則形亦隨之而化。  
不特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  
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所謂無非至  
一切有形之物皆畢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  
不教也。然則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  
中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然則讀書，果能於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為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

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錄諸說，竊見傳註之外，皆有  
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  
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  
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不處  
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復以數萬言釋之，  
人亦不能有得也。  
二程因遺經而得不傳之遺緒，今之傳註可謂發揮  
詳且明矣。而學者莫肯盡心，其間何邪？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下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下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

思其實不能真得于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易書春秋誠有不可強通者只當缺其疑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後世祿仕之病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密汝言和汝氣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  
問道五常之一也

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邪果非邪何  
其既出而好之者眾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  
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  
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  
其故也

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  
矣

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闕正  
非聖賢吾誰望邪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  
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夷耶夷音夷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

脩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倫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備

也己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  
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  
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處一作  
出宜從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其文簡而包括無窮。其理深而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大學之道其至矣乎。不行于世也。久矣。大學乃諸書之括例。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漢唐宋之治所以為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不能盡大學之道耳

唐太宗欲興禮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

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

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於人倫之序

典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生其時果能變其已成

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邪不然則亦無如禮

樂何也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

末也

理極難說太抵神妙不測不聞遠近幽深大小精粗

無乎不在

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

立亦不離氣而無別本

看來理氣一齊皆具而無一物能外之者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道作  
訓登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来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修言之何

邪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遠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

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

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

太枝邪

太極圖一以貫之

何下  
有其  
是字悉

異端  
也作  
正道  
異端  
之謂六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吾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讀之千古可見其心老莊之言

卑邪艱阻使讀者不可摸擬此其所以為異端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

湛然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教人不以小學太學為學

不由小學太學皆非教非學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子產鑄刑書，林向譏之，此有深意。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聖人為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但衣食飽暖足矣，若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而有道者無足觀也。必欲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為也。是則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為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

之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倫理，故曰高而無實。

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身得而小之。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有明  
 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  
 衆易致變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為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即明  
 故曰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  
 贊化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

論以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通君子宜不違安處以濟其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罰取火之意勅法取雷  
 之意  
 以茂對時育萬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于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于

忿怒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誦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

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夫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

征足以凝命

水上有水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為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

天下有風鼓物無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巽風有漸次柔人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

其命於再三以行事則入入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無甚于此故君子以恐懼備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自地出為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下以至

大

也一作  
他恐是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  
我以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為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  
而不可驟  
風行地上無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無不周  
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以其  
義也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言  
人不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  
而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  
觀蹇之象則當反身脩德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  
義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為訟君子觀其象  
作事謀始則訟端絕

止下疑  
脫之字

君子議獄緩死出于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擊向聞寂獨晦入冥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責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  
之義無敢折獄取止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  
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  
實如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真

辨物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  
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意養  
不有其德取山義  
淳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祿取澤  
下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續書錄

雷雨作解赦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彛之自然異者  
制行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寔樂以需之  
隨日入之晦而宴息隨之火者  
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  
見  
機不可長散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  
子之術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

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  
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  
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  
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  
法殆有屢賤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于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畫即為陽氣自右而左也

取一作施



本在邊白中之黑黑盡即為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  
象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又曰動靜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  
聖人之心廓然太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其起出陰  
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太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  
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  
匝則無間矣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氣所流也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為其所動

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  
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為其動也  
為學以四書為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年傳會此而他學非  
漢唐以來年教與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  
諸君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经天而  
燭火自息有志之士宜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庶不  
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真知實踐者益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

人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  
秋求是非湯求象古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  
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為大也如  
四者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  
麗明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無  
為字

貪下  
一有  
著字

何謂  
一有  
自便  
四字

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  
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擊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  
者也及其論擊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  
而誇耀之何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  
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為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  
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讀書錄卷五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是易之蘊

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無知者多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怪誕之說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無知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為道矣程子釋中庸為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為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隱形心明則理無蔽迹

皆則反是

惟心明則映得理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

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也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二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也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

子無也

子無也

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其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君子借老其辭含蓄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  
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下已有涵養之功  
古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能薄淺  
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  
乏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之頻數則必濁凡  
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從事于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于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遠如愚互相發  
事來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于法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

公于已者能公于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已  
周程張朱有大功于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  
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

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為全  
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其  
功大矣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法言溢而晦中說暢而淺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中說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  
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  
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

該萬殊也苟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  
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  
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  
則自源祖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默觀太極圖與已一一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  
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  
也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

一本分  
太史公  
以下為  
別條恐  
是

下  
一  
有  
者

也  
觀象水之流當知其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本  
觀群聖之言當知其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魯齋其人也  
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程子學教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  
程子之玉教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遺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而可  
一有  
不  
此  
三  
字  
與  
下  
一  
有  
之  
字

用力處雖多亦莫以為  
理無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  
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  
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  
一證則此理萬古常存而可知矣  
理為主氣為客客有往來皆主之所為而主則不與  
俱往

讀書錄卷五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  
 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今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  
 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  
 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  
 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  
 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  
 得義之性雖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獾得  
 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  
 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

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于自然也  
 為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  
 矣  
 天將陰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鶴鳴於垤是也  
 此見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雖行  
 百步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失故穴  
 非其性識之靈能若是邪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



其作  
班

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象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亢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于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  
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  
以氣稟言其以人欲言  
犬至賤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無不

朱熹夫  
字之誤

在也  
鳥逮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  
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鷄鳩之避風皆其智之下端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  
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  
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讀書錄卷五

十五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太學一書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待不然耳細者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太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于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

一而無二

內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老子多藏以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

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

畏乎

人為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

不可欺者若不為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

實則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為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此理為氣所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

體則一也

性譬如下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

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

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  
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  
余特述以明己意耳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至欺人實所  
以自欺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  
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  
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  
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守無敬字乃學者至要至要余近日甚覺敬  
與無敬之力

此理經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粲爛明白真所謂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粗滓消融未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程子論

呼吸亦如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蓋當體皆具亦無至亦無速

理只為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蔽隔則天理明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備不

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歎而

明矣之  
明一作  
蔡和二

難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有  
恐懼脩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  
蓋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脩  
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為不義  
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  
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  
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  
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程子曰脩養之引年為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無逸耽樂之戒則祈天永命者誠有在程子曰吾以狗豕傷生為深耻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

其術數矣

為善須表裏渾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歆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致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